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十月乙酉朔以朝請大夫廣南西路轉運副

使楚潛知處州

蘇軾論楚潛
在八月二日

朝散郎權廣南西路轉運

副使高鑄爲廣南東路轉運副使

王巖叟嘗論鑄
傾險當檢附

三

省言熙河蘭會路五州軍歲支官錢二千五百緡建水

陸道場追薦漢蕃亡將兵而遂州僧道不及二三十人

請裁減詔歲支五百緡

新削

丙戌殿中侍御史林旦爲淮南路轉運副使監察御史
孫升爲殿中侍御史朝奉郎王古爲工部員外郎校書
郎黃庭堅充實錄院檢討官 禮部太常寺言鴻臚卿

孔宗翰奏伏見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爵一人自西漢
以來有褒成侯之國至魏晉以降又有奉聖宗聖崇聖
之號其名不一皆有實封或以百緡奉祀聖朝祖宗以

來益加崇奉真宗東封禮畢親幸儒廟恩禮備至貴道之美輝映今古襲封公爵至今不絕然名有未正必待聖朝而正之蓋襲封嗣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欲乞今後不使襲封之人更兼他職并別請俸終身使在鄉里本廟元差灑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熙寧中朝廷裁減役人議者欲役錢寬剌遂減作三十人其看林戶只有三人昔慶曆中梁適知兗州乞以廂軍代廟戶并裁減人數時執政欲從適之請獨范仲淹

云此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聖主崇禮先師之事仁義
可息斯此人可減今日雖行他時必復之執政遂已今
乞裁酌施行及臣僚言孔子廟貌國家之所常奉而錫
田之數不足賙族人襲封雖存未免執事奔走甚非所
以尊榮之意今看詳典故自漢魏以來莫不封孔子之
後優賜田邑然未嘗明立制度故承祠之禮有時而盛
衰國朝褒崇先聖日益隆厚真宗皇帝又嘗賜經史於
其家使兗州擇儒生講授有以見祖宗尊奉聖祀度越

前代今參議欲依所請釐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訓其子孫則朝廷崇儒尊道之意厚矣合襲封衍聖公專主祠事添助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差灑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並依舊法賜書置教授一員教諭本家子弟如鄰近鄉人欲從學者聽改衍聖公為奉聖公及刪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施行從之

詔內侍押班梁惟簡在太皇太后殿祇候近二十年累有勤績今轉出可特與帶遙郡刺史不為例權中書舍

人蘇轍言

轍以九月十二日除起居郎十一月二十四日除中書舍人此時但以起居郎權中書舍

人也權中書舍人自轍始當考呂氏家塾記云云附注在九月十二日丁卯

臣竊見梁惟簡

旬月之間三度超擢皆以自前法外僥倖特恩為比仍言它人不得援例初自御藥超帶御器械及前省兩資改所寄文思副使權入後省只此一轉已是內臣進用之極中外驚怪皆有議論次又以坤成節奏薦恩澤兩重特轉兩官於法以特恩轉官者自文思副使當轉皇城副使又以特旨轉供備庫使臣於此時當撰告詞以

其事未至太甚未敢輒有論奏曾未旬日今又以罷本
殿祇候與轉一官若依舊法自供備庫使當轉西京左
藏庫使耳今乃更超文思左藏皇城使三資直帶遙郡
刺使臣若不早論救必將大致紛紜竊謂朝廷非常特
恩當以待人臣非常之功今惟簡之為人臣所不知但
見其給事官省歲月稍深不過勤謹自特別無非常功
效而三度冒居此寵皆非祖宗舊法臣竊見太皇太后
陛下自臨御以來肅清中禁抑損外戚私謁不行濫恩

盡去謹守法度自古所未嘗有豈肯於近習之臣獨開
僥倖之路必由條例委曲聖意未暇一一盡詳而大臣
不能守法失於開陳致此過當不然豈陛下能以法度
繩治外家親戚而獨不能以治內臣哉若惟簡別有出
衆功勞即乞宣示其狀令有司覈實以伏中外之言臣
頃以不才濫言責每因進對輒蒙天獎嘗欲捐軀以
報知遇不敢循默上負恩德所有告詞臣未敢撰初惟
簡除內侍押班權管入內押班事范純仁等累諫未允

韓維於簾前爭之尤力及惟簡遷官轍繳還詞頭維因面奏論內降且言仁宗寬仁每若近習貴戚倖求恩澤宣諭執政卿等但依公執奏可以寢罷臣備位執政自可執奏不敢避人怨憎惟簡遂罷遷官

此據韓維傳八月十八日除押

班九月十七日除皇城副使

詔賜諸州諸路轉運提刑司歷先是

歲以新歷賜守土監司官罷聽以歷自隨知衛州王哲請以歷賜有司而不賜其人詔并賜之定州路都總管司請馬軍係於六月分內闕馬聽自出錢買馬從之

新無
當考

樞密院言東南一十三將自團將以來未曾均
定出戍路分及不隸將兵內有出戍寨名數少所管指
揮數多去處未得均當欲除廣南東西兩路駐劄三將
只充本路守禦差使及處州第六將全永州第九將準
備廣南東西路緩急勾抽策應並不差戍他路餘八將
及不隸將兵依均定路分都鈐轄司駐泊分擘差使內
將兵不隸將兵路分却於自京差撥步軍前去補戍候
將兵回日却行勾抽從之

丁亥戶部言陝西制置解鹽司奏慶厯八年朝旨范祥
擘畫更改解鹽事內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順德等八
州軍乞禁權客鹽官自立額一萬五千五百席貨賣許
客旅將解鹽於指定八州軍折博務入價依立定鹽價
并加饒錢算給交引所納鹽貨令逐州軍相度立額分
擘與外鎮縣城寨出賣將八州軍官賣解鹽一依范祥
舊法許本司判給公憑召客人自用財本指射入納據
合支還客人鹽價錢數將轉運司糴買年額鹽鈔紐算

支給其出賣到鹽錢都應副轉運司糴買又奏檢準嘉祐二年朝旨制置解鹽范祥奏客人興販不行乞舉差承務郎以上一員於在京置場令將擘畫鹽鈔出賣見錢依舊於在京都鹽院置庫收納錢鹽乞先後有降解鹽額鈔更不下轉運司仍於前一年冬季內一併起發到本司委自本司依逐州軍合得年額相度緊慢支給只許入納見錢出賣其外鎮縣城寨糴買錢數依此施行憲法行之初轉運司若無糴本乞依近降朝旨將諸

司糴買並罷止令轉運司糴買今後止絕諸司不得販賣雖有專一朝旨亦許本司執奏所有諸司日前買下鈔數乞委本司拘收候民間鹽鈔稀少相度出賣還錢今後如本路緩急關錢須合朝廷應副更不支降見錢公據只將所賜錢在京封樁依數權許別給鹽鈔委自本司不拘常制選差官就彼置場相度每席量減三二百文收買近年以來鹽鈔別立印號及舊鈔別號新鈔年月行使如此之類今後並乞禁止本部看詳請候民

間積滯鹽鈔少日如有朝廷應副本路見錢委自本部
相度依此施行所有鹽價元定每席六緡難議改易兼
元豐六年七月朝廷以見錢給賜陝西轉運司支用本
司差官就京請領收買紬絹銀等赴陝西除脚乘外尚
獲厚息今來應副陝西錢欲乞依此擘畫不須給降公
據并額請鹽鈔從之舊錄因呂大忠奏議刪修今用之
奏議甚詳或更可參取增入新本
刪修舊本頗多窒碍不相照處合只用舊本新本云戶
部言陝西制置解鹽司奏慶歷八年朝旨范祥議改解
鹽事內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禁榷客
鹽官自鬻鹽歲以萬五千五百席為額一依范祥舊法

其出賣到鹽錢以給轉運司糴買又奏檢準嘉祐二年
朝旨制置解鹽范祥奏乞舉差承務郎已上一員於在
京置場令將鹽鈔出賣見錢都鹽院置庫收納乞今後
有降解鹽額鈔更不下轉運司委自本司依逐州軍合
得年額支給又慮行法之初轉運司無糴本乞只令轉
運司糴買止絕諸司不得販賣其諸司日前買下鈔數
乞委本司拘收候民間鹽鈔希少相度出賣歸其錢諸
司本部看詳請候民間積滯鹽鈔希少日朝廷或應副
本路見錢委自本部相度所有鹽價元定每席六緡難
議減易兼元豐六年七月朝廷以見錢給賜陝西轉運
司支用本司差官就京請領收買紬絹等赴陝西除脚
兼外尚獲厚息今來應副陝西錢欲乞依此從之此月
六日戶部云

詔奉議郎前太府寺丞王璋許守本官

云可參考

依舊太府寺丞分司南京今後應自請分司並帶職事

官璋以疾自陳故也 樞密院言將副就移別將副者
通補前任月日滿三年替所補不及一年願再滿一任
者聽即副將陞正將使臣初移副者並別理三年滿替
從之

戊子詔內地及川廣知州通判除堂除人外並以三十
月為任

六年十二月二
十二日可考

詔戶部以減罷倉部郎中一

員許復置專勾覆案并印發諸色鈔引 又詔新授資
政殿學士知鄭州張璟不許辭免明堂大禮支賜璟為

中書侍郎以疾在告禮畢執政官例有賜不與祭者當
罷故特給之吏部請本貫川人聽三班內一任歸川
其因酬獎得家便優便及不拘路分者亦不注川闕從
之

己丑刑部請開封府告獲造偽殺傷等事合官給賞錢
者並於本府賊盜賞錢內支從之新無

庚寅知汝州正議大夫章惇知揚州

十八日王巖叟朱
光庭呂公著等論

列依舊知汝州呂大防政目六日章惇知揚州又
邢恕知汝州於汝州下注云已除復罷附見當考

中

散大夫王令圖為都水使者 吏部侍郎傅堯俞罷詳

定役法從所請也

九月二十日堯俞辭

內侍押班梁惟簡管勾

景靈宮

詔應試中館職者內選人除試正字改官請

俸等並依太學博士法未陞朝官除校書郎陞朝官除

祕閣校理正字供職四年除祕閣校理仍候改寄祿官

日除校書郎供職二年除集賢校理祕書郎著作佐郎

比集賢祕閣校理著作郎比直集賢院直祕閣 三省

奏臣僚上書朝廷立差役之法許私自雇人州縣行之

已有次序近朝旨弓手一役却令正身祇應恐公私未便詔應弓手正身不願充役者許雇募充弓手得力之人仍不得過元募法雇錢之數令府界提點司逐路轉運司相度施行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竊意朝廷必以

差法初行弓手一役乍差鄉戶未習捕盜次第而舊日應募之人一旦放罷或無所業挾其素藝去而為盜故降今來指揮欲以權其始而待其成臣竊以謂二者非所宜憂也蓋差役方復事未就緒若假以歲月則法自

成而事定矣。昨三月十七日勅弓手曾經鬪戰緝捕有功者，雖無戶等特與存留，則收拾舊人已有此法。且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蓋鄉人在役則不獨在家丁子弟之助，至於親族婚姻及其里落之衆，莫不為之營援。同其休戚，一有捕限，則人人張耳目出方略以求盜賊。又其土著自重，故無逃遁之患。此乃從弓手得賊，所以常多於它警捕之人。而祖宗以來，弓手所以必用正身也。自行雇募以來，盜寇充斥，蓋所募浮惰之人，不任其責。

差之與雇利害如此然則祖宗之法豈無意哉行之百
餘年不聞上等戶以為不便而願雇人也夫上之使民
使其出力則易使其出錢則難此古今之通議易曉也
今朝廷指揮雖云不願充役方許雇人然官司上下利
者舊人慣熟或以人情留占必須沮斥新戶使之雇人
安能見其願與不願之情臣深恐被差之人歲出緡錢
不易却須歸怨差法姦人因而可以搖動議論兼天下
徭役重輕州縣風俗異宜固當隨方制之不可槩以一

法臣觀五路弓手熙寧以前正身充役之時最號彊勁
往往逐名家自養馬其材藝捕緝勝於它路近日復差
以來妥帖就役皆已試之効亦不聞其不樂而願出錢
雇人也訪聞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差至第一等人戶
充役皆習於驕脆不肯出力為公家任捕察之責故寧
出貲雇代自以為便然此皆一偏之利而議者不察遂
乃一例變動成法今朝廷若未肯追寢許雇之命必欲
委曲徇民則宜分別利害大小權為之制自來盜賊最

多及弓手正身久有成効者無如五路臣欲乞五路弓手並依祖宗舊法及今年七月三日申明聖旨指揮須得正身祇應外其餘路分即依今月七日指揮仍乞將舊有戶等差充者及前項曾經戰鬪有功存留者與情願雇人者三色通計不得過正額一半人數所貴新舊相兼漸熟捕盜事體其三色人數內遇有闕額止行差捕則一二年間差法成就雇可罷矣朝廷立法不可以事初二小害槩壞大體所謂弓手正身之小害者惟

是南方上等人家其子弟多修學為舉人故為未便造起浮言以惑議者之聽殊不知每歲出緡錢雇代其久遠之害不細也兼祖宗以來行正身充役之法通於天下已百有餘年曾不聞其不便今朝旨雖欲周順人情下許雇之法然止可作權時指揮宜立限一年或二三年候人情習熟欲罷代法伏乞詳臣今來所請事理特賜施行外其許雇路分仍乞相度人戶二丁以下方聽依近制雇人代役侍御史王巖叟言臣竊詳弓手一役

令正身祇應極為允當不當更有此指揮按差役舊法
諸色公人固有許私自雇人替名者惟弓手並須正身
充役盖有深意正身弓手人人自愛惜督之捕盜有畏
懼罪責之心又其婚姻親戚布在村落人人皆與為耳
目有易於緝捕之勢一境之內賴之以安者鄉戶正身
弓手也祖宗以來行之有已然之効熙寧變法既用雇
募又復減人寇攘為之縱橫郡縣無以為計近自陛下
復行差法弓手並用正身又添人數四方來者更言其

便盜賊哀息善良安堵又皆已試之驗况天下弓手自行雇役以來減削殆盡三路縣分有止存八人之處其間亦多是元係戶等今來已徃徃就差充役此外合放罷者所在無幾其有色役可容替名何憂失業豈可苟因不切事情之偏辭遂更以見功效之成法使天下復以為疑伏望聖慈特賜詳察更不施行許弓手雇替指揮以信號令以嚴紀綱貼黃稱臣願陛下主張差役大法勿容異議稍有變更使天下之人復受其弊臣昨因

司馬光薨會上章為陛下言今天下事大定矣民安且樂矣惟在陛下持之益堅信之益篤勿有所移則天下幸甚伏望聖慈於聽言之際每加省察臣愚不勝至懇昨罷保甲之初說者亦多云必將聚為羣盜而人人復業樂生無為州縣之害者今放罷弓手熟於保甲之多寡何傷於事而勞過計如此事初雖小有未安不久亦自當著業此非朝廷之所患也正當患却用雇人則盜賊復將不可戢矣自來雇募之人往往無家不堪倚仗

尤於捕盜莫肯用心州縣常以為患今幸得差鄉戶正身安可復許雇替開無窮之弊也

摯巖叟言從違常考明年正月九日十七

日蘇軾自辨策問有及此者

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昨於今月初

三日嘗具奏論差役之法其一以為在寬民力欲乞逐等色役立三番之法使休間之日多供役之日少則民自裕於衣食此誠役法之要在陛下深詔有司詳講而熟計之以惠天下臣竊以東南言之役之最重者莫如衙前其次弓手今來東南長名衙前招募既足所差不

及上户上户之民必差弓手則是以上户就中户之役
實為優幸何以言之熙寧以前上户係差衙前每一次
差役多者費至千緡其後出助役錢每歲多者亦至數
百緡今來既充弓手每歲所出不過四十千每一役五
年共費止二百千比之前日實為優輕上户之產厚下
户之產薄而例皆五年一替實為不均大率差役之行
上户產厚而役輕下户產薄而無役所當寬恤正在中
户今欲裕中户之民則在增上户之役如第二等户差

弓手役以五年一替第一等戶產業既厚每差弓手宜增年數蓋上戶產業本等中又分五等其最厚者宜役十年而罷其次九年以至六年弓手一役今來既許雇人則雖十年一替所費止四百千於上等戶別無妨廢如所雇人役及五年願替者許別雇人承替蓋自來衙前亦隨產業稅錢多少銷折重難分數今來上等人戶只宜就本等厚薄遞增差役年數上等入戶入役既加年數則中等人戶自然寬裕此損有餘以補不足之

術也臣竊見十月六日指揮應弓手正身不願充役者
許雇曾募充弓手得力之人臣竊思此法公私最便而
議者或以為皇祐以前弓手率用正身產業既厚則自
愛惜而重犯法又有鄉黨親戚以為耳目其於捕盜最
為得力今既用游手浮浪之民實為非便臣以為不然
自古用兵之法使愚使勇使貪蓋勇則輕死不憚強敵
彼愿慙畏法者使之承符帖追逮邑民則可矣俾之冒
白刃不顧死與賊角勝豈其所長哉自古為將聞募士

以戰者有矣未聞驅畏法自愛之民以求勝也又自熙寧以前弓手之役例差第二等以下人戶今來既差及上戶而上戶之民平居自養乘堅策肥薄材綿力強以捕盜豈其所長哉又有兩丁為儒或皆孱弱不足任使驅以就役是禁其為學而強其不能於公則不適用於私則非所便豈法之善哉臣竊見兩浙諸邑差正身充弓手至有涕泣以辭免者此利害可見矣蓋弓手之役異於他役須強悍敢鬪輕死慕賞者為可任使彼富足

而孱弱者既怯於鬪又無慕賞之心豈若就雇之人為可用哉又况就雇之民亦生長於閭里人情諳熟盜賊所發豈無故舊親戚為之耳目哉自熙寧以來行募役之法是時不聞盜賊所至充斥豈雇募弓手之累哉又今來立法許雇會充弓手得力之人彼當役人戶既自選雇以身保任必加詳擇得力有行止之人比往時泛加招募宜有間矣議者又以為五路之民勇悍慕賞樂以正身充應弓手今既召雇恐不足以捕盜臣以為不

然今來立法應弓手正身不願充役者許雇得力之人聽其便爾非謂不許以正身在官也彼五路之民既勇悍慕賞樂以正身充應烏有不可哉大抵為國制法可因否革與時變通要以便民為本皇祐役法於今損益固非一二豈必膠於新舊哉願陛下參酌古今之宜斷以不惑庶幾法無屢變吏有常守民獲安便 禮部言戶部關準敕戶部尚書廳置拘轄一司按舊三司所管場務官制後並不曾差官點檢欲乞除依條所轄寺監

季點外如不係本部所轄場務亦依此關所屬點檢訖
報本部照今後即官與寺監官互輪季點今詳諸坊庫
雖舊係三司主行之事緣見隸本部所轄若候到別部
移文方行點檢於理未順欲乞每季終本部即官與光
祿寺官依今來朝旨互輪點檢更不候戶部關報如有
點檢係戶部事即行關報其餘諸部亦合依此從之

新本

此削

戶部言嘉祐中中書劄子解鹽鈔立定一百六十

六萬三千四百緡為年額今相度歲給解鹽鈔欲以二

百萬緡為額買馬之類並在數內其應係見錢公據並乞寢罷庶不侵害鈔法候將來民間積滯鹽鈔稀少價直平日其歲給之鈔別奏取朝旨節次增給以助經費

從之

元豐二年二月丙辰以二百二十四萬緡為額當考此月三日云云可參考

右司諫

王覲言臣伏見臣多上言乞罷進納入出官及裁減蔭補特奏名并胥吏入流人數已係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等同共看詳臣竊聞尚書都官軍大將等共以一千二百人為額其以磨勘及功勞酬賞改轉借職

殿侍差使者歲數十人於入流最為冗濫今額常不足
逐旋收補而已而侍郎右選乃以使臣員多闕少差注
不行臣愚以謂軍大將等合勾當綱運內擇其可以令
近下使臣管勾者或理住程或當短使優與請給酬賞
即使臣願就者必多不惟逐歲可漸減出官人數兼侍
郎右選得闕次稍增易為差注使待次日久貧困之人
早得請給不為無補其軍大將等員額據合用人數外
不願放罷者且令與使臣相兼差使候有關更不招填

伏望聖慈指揮下有司與前項裁減入流事一處相度施行貼黃稱軍大將等雖以一千二百人為額見今不及千人故不住招填惟勾當在京場務百餘人內有帳籍難成之處號為繁重其餘管押綱運者多可差近下使臣勾當況今天下綱運已差使臣勾當者不少即知押綱軍大將顯然可以消減恐議者以軍大將等既減去綱運專令充繁重場務專副非便臣竊謂京師場務所謂繁重者惟在帳籍其造帳目可別作處置臣伏見

天下州郡場務甚有出納浩瀚之處其專副及造帳人
管勾逐年帳籍無不如期而畢獨京師場務帳籍難成
者但立法未善而已

觀自注十月六日上殿劄子
八月二十六日上官均云云

辛卯復象州武化縣

壬辰夏國主嗣子乾順以父秉常卒遣呂則依綱裕瑪等

八人告哀

十二月十四日賜詔

右僕射呂公著提舉修神宗皇

帝實錄

右司諫王覲言諫官職事凡執政過舉政刑

差謬皆得彈奏雖在中書後省供職即不可如中書其

他屬官時與執政相見欲乞今後中書舍人暫闕亦不

許差諫官兼權從之時中書批狀令覲兼權故也

九月十六

日詔
可考

看詳訴理所言準朝旨取索元豐以來大理寺

開封府御史臺斷遣過因內降探報公事元犯斷遣刑

名看詳內有不合受理情可矜恕者具事理以聞其殿

前馬步軍司自元豐元年後應準內降公事案未審合

與不合取索看詳詔如因人陳訴許取索看詳

新無

兵

部言欲乞今後應呈試武藝人依條合授品官者從本

部關吏部奏擬給告差使已下從本部依舊官例施行

從之

新無

復廣州信安鎮為縣

同知樞密院安燾乞

補外郡不許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昨於九月八日曾

言神宗皇帝顧命大臣不可盡去宜於張瑬等三人內

罷瑬以安天下留安燾李清臣以全國體後來蒙聖慈

因瑬有請進其官職使之外補今聞燾亦復上章居家

辭位臣未審陛下何以處之將以臣前日之言為是而

留燾耶將以臣言為非而去燾耶燾與清臣固知其皆

常材也方蔡確章惇張璪朋姦結黨害政之時燾等身
為丞輔無所救正以順隨人以保祿位誠非大臣之節
然比之確輩則其罪有間矣故臣前後力疏確輩三四
人姦邪乞必行黜責而未嘗及燾等之去雖燾自同知
密院遷知院臣但曾論其超越而不言其可罷者蓋欲
且逐大罪而不欲陛下臨政之始盡去舊臣故也今燾
若得請而退則清臣勢不敢留繼須請罷陛下雖欲不
聽而清臣義不自安矣臣深慮人情不察以謂先帝棄

天下方逾年而受遺之臣一旦盡去轉相議論無所不
及其於盛德之治不為無損然則二人之去不足道而
所繫者朝廷大體也臣叨長風憲今乃建言以留執政
若論其迹則似乎非宜若考其理則臣之區區欲以今
日之得失後日之是非告於陛下庶幾有補萬一雖以
嫌疑得罪固無所憾臣亦非謂燾與清臣宜在廟堂也
止欲借二人存之於位以全國家大體以成就陛下不
忘舊臣之意而解天下疑異之論如斯而已伏望聖明

再思審慮無聽燾之去臣不勝愚款貼黃稱臣向因上
殿累次面奉德音云欲留先朝舊人此誠陛下聖謀神
慮及於久遠非衆人之所能至也衆人但見無補於國
者皆欲去之不思它日利害耳然而舊人中懷私作過
之甚者雖曰舊人不可不去如確革三四人是也其它
雖碌碌常才然不能為大害於聖政者當且存之以副
前日陛下宣諭欲留舊人之意則今日燾與清臣是也
臣蒙國厚恩苟有可言不敢自外以避嫌疑

安燾以十月八日乞

罷此據蘇軾內制劉摯上章亦以十月八日此據雜錄第三冊

右司諫王覲言臣竊

聞同知樞密院安燾家居請郡臣愚不知聖意之所在將聽其去耶不聽其去耶臣伏見安燾與李清臣才能皆無足以過人者當蔡確韓縝章惇張璪當國用事之際燾清臣惟務順從不能有所建明方是時不惟確縝惇璪為可去而燾清臣亦可去也然諫官御史交章列疏其言確縝惇璪之惡而罕及燾清臣者蓋知蠹政害物之根本惟在確縝惇璪而燾清臣本非為惡之人雖

務順從其情可恕故言雖或及而不力也昨者清臣自
尚書右丞除左丞論者謂清臣雖序遷而常才不可以
更有進擢臣之說亦如是也素自同知樞密院除知樞
密院論者以謂素從執政下列而直出門下侍郎之上
超躡太甚臣之說亦如是也蓋其時確稟惇絜未盡去
小人之黨方熾當得全才重德之人進為輔相以肅清
邪黨而素清臣素乏骨鯁之譽無足賴者然言者猶止
於朝廷不宜更升遷而已未嘗欲陛下逐而去之也今

確鎮惇璪皆已罷黜邪黨既清先帝之舊執政惟肅清臣在焉陛下若遂聽其去則過甚矣蓋肅若去即清臣迹亦不安而復須求去其勢然也臣向論鎮璪姦邪累蒙陛下宣諭欲存留舊人此聖度高遠過於常情萬萬然鎮璪姦邪顯著勢不可留以害政故終為衆論之所不容陛下必欲留舊人肅清臣可留也肅清臣雖常才而留之無害於聖政去之有損於國體此公論也臣竊見言事臣僚惟務以彈劾為事今肅之求去彼雖或知

其留之為便而不少肯為陛下言者避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故不盡忠於陛下惟聖慈詳酌貼黃稱確績惇燥若稍持心近厚而無怙終之意則言事官豈肯力詆其惡陛下豈肯皆令罷去哉蓋出於不得已而天下之公論亦以為宜也今安燾請郡未有顯過陛下若從其請則異意之人必謂陛下但欲盡逐舊人雖過惡未著亦聽其去焉故臣之區區竊謂止可令燾清臣且安其職以成陛下存留舊人之美意也惟聖慈察之又言

臣為有目疾親書不得此狀係令本家子弟書寫不敢

洩漏

親自注亦云
十月八日

癸巳陝西西路轉運司言乞依涇原路安撫司已得朝

旨將在城與廂軍候工役稍隙輟那併工採刈白草以

減收買稈草之費詔勅令所立法

新無此與劉
昌祚相關

甲午詔諸路蕃官叙班依元例並在漢官之下內係漢

官差遣人樞密院別降指揮從環慶路經略司申明故

也

范純粹奏在四月十二
日范子諒云云當并考

乙未詔鄭滑州保申撥隸京西路仍依本路法屬戶部

勿隸府界

新無

戶部言昨察訪永興等路常平免役李

承之奏階州福津將利縣界出產土石等鹽可以置場

權買定價出賣若比較每年所收息稅錢數各有增刺

經久可行其條畫措置令陝西制置解鹽相度申請從

之吏部言知州通判昨以三年為一任依條係選處

去替一年餘到任十月使闕今來既並以三十個月為

任其使闕月限欲乞應知州通判到任半年餘並去替

一年使闕從之

丙申左屯衛大將軍檢校司空郭遠落致仕守本官知
潞州 又詔以大禮特賜郭遠銀絹羊酒以遠嘗任同
簽書樞密院事故也 朝奉郎孫覽為右司員外郎

詔應宰臣執政之子孫不能乞分祖父所置居第及墳
地若實窮乏有司驗實聽分 又詔齊廬宿常虔賴同
懷州各置教授一員以進士吳師仁為越州司法參軍
充杭州州學教授尹材為虢州司戶參軍田述古為襄

州司法參軍蘇昞為邠州司戶參軍並除教授從近臣

薦也

吳師仁尹材田述古蘇昞四人有上書可考五年四月八日孫固卒時事合參照王巖叟嘗再有

奏狀薦述古宜充博士

又詔樞密都副承旨遇引雜公事并有

合奏覆及傳奏公事雖非橫行許陞殿侍立樞密院

言諸路探報夏國主秉常身死立嗣事不同合行封冊

要知的實詔令趙鼎選募信實之人厚與金帛各令深

入西界探探立何人為嗣母氏存亡何人同管國事審

問的確以聞其探人如有據當議酬賞

十四日范純粹云云可考

陝西轉運兼提舉銀銅坑冶鑄錢司言號州界坑冶戶
聽得銀貨除抽分外餘數並和買入官費用不足乞依
舊抽納二分只和買四分餘盡給冶戶貨賣從之

丁酉禮部言南丹州莫世忍乞依莫洪皓例差人赴闕
進奉已許進奉不令赴闕今世忍再乞赴闕從之 先
是左司諫王巖叟言臣伏以朝廷之弊莫甚於容僥倖
以養蠹尚姑息以惠姦不治其源而立法於下流法愈
煩而弊愈多非計之得也今天下皆曰僥倖之甚者莫

如三省之胥吏歲累優秩月享厚祿日給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馬使令得營卒郊禮需賜賚之恩又許引有服親入為吏如士大夫任子無以異而曾不限年得祿尤早其為恩幸可謂厚矣言其供職事則一月之間或僅踰兩旬一日之間常不滿半日其為勤勞可謂薄矣點檢諸司文字差錯乃是職分當然何至字字論功日日計賞或升名次或減磨勘或添料錢或支銀絹以彼易此有如已物又每遇朝廷舉動一事曾

行過一紙文書則復妄叙勞能別希恩澤如近日二王
出居外第省吏有何辛苦而亦要功以冒賞推此一端
餘皆可見臣不知平居祿賜優厚將焉用之其為僥倖
可謂甚矣此蓋前來宰執以姑息相承養之至此賣朝
廷之恩以買譽結左右之愛以固權何嘗以謹嚴紀綱
為事澄清根本為心哉故議者以為廟堂之上為天下
百姓理會弊事則少與省中吏人行遣濫恩則多靜而
察之非虛語也伏望聖慈特賜勅厲執政大臣裁抑僥

倖以除蠹杜絕姑息以戢姦棄近例禁換法復講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庶可以肅百司而清四方詔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裁定以聞於是試給事中胡宗愈等言臣等按治平以前諸房緣事陳乞件數不多近年酬獎乃有歲轉官者其他因事陳乞回援等率多如請此治平以前委是過厚今將治平以前及熙寧後來條例看詳參酌到合行裁定事凡十有七條從之劉安世五年四月勅都司擬時忱等恩例章云給舍左右司取會到治平以前及熙寧後來參酌合行裁損事件

十有七條今用之呂大防政目此月七日胡宗愈
上減定三省人吏酬賞之法蓋即此十三日事也

戊戌環慶路經略使范純粹奏準照諸路探報自秉常
身死梁氏族人侵擅國事遂致諸部酋豪往往不服變
亂交攻日相屠害雖不住據逐處奏報終未見的確事
情緣自來體察賊中事宜多是歸順人口通說頗得真
實慮西界近上酋首因此變亂離析各懷去就或欲據
元有州城自守遙託朝廷應援或欲率其部族直謀歸
漢願為近塞藩籬若從而開納即慮輾轉生事難係成

功若一切拒之又慮反為他國所有為患轉甚未審於
當今邊情合如何處置致不失事令河東鄜延環慶涇
原秦鳳熙河蘭會路帥臣密切指揮沿邊官吏若有投
來西人如審驗得委知賊中次第即仰相度可否收留
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所有西界首領若謀歸向
中國仰詳前項所問各以自今邊情向去利害縷細詳
究措置條畫實封入急遞聞奏親自收掌不得下司臣
除已依朝命施行外伏詳詔旨所問蓋邊防機事繫中

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顧何足以語此然臣蚤膺使
任久在邊徼採撫審料粗若有得伏見陝西諸邊自元
豐用兵之後未即解嚴廼者秉常失職諸酋並奮相與
吞噬未有寧日方其自顧之不暇尚能為中國患耶在
朝廷正宜安靜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今詔旨以謂近
上酋首或欲據元有州城自守遙託朝廷應援夫邊人
蟻聚鳥散盛衰無常先王列於荒服之外棄而不援靡
而弗絕御邊之策無以過此今彼酋豪於變亂艱危之

時欲以內附為名而請朝廷遙為應援苟可而許之臣不知一日急難有請則朝廷將真應而援之乎應援之舉名正而理勝乎邊兵之衆樂從而悅行乎不為之援則無乃害大信乎凡此數者皆不可不慮也聖朝方以安靜治天下息兵止殺重農務本太平之迹始於今日尚何此策之議哉又詔旨以謂或欲率其部族直謀歸漢願為藩籬昔漢武帝時降胡數萬仰給縣官天子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後日之害大不可救是知邊人為歟

附之名則中國受勞弊之實也今沿邊諸路自元豐以來所納降羗無慮二萬口而老稚無用者十有七八增耗邊廩為害已太其心之向背蓋未可知故平日間有引而去者則警急之際安知其非謀也然則降羗之無益於中國亦已明矣況彼之存亡興衰有未可知者異時彼事既定復有君長必曰前日某部某族某人之亡歸中國者我國叛人也奈何受之我今請得之則朝廷將若為答乎將若為處乎豈不理屈而勢沮乎此又不

可不慮也或謂彼既附我奈何不受何辭以却之臣以謂不然彼之部酋若有梁氏之禍來告者若請兵於朝者若據地而願附者若挺身以降者朝廷當使邊臣諭之曰若主不幸爾乃臣子當盡死節之義善為若主討賊而已尚何來告耶何但欲脫身而內附耶我之邊兵方備他盜不為爾捕寇也夫如是則中國豈不甚尊而名體豈不甚正乎如此則彼於異時必曰我變亂患禍之中朝廷不棄我之不幸而存我有德接我有道我尚

得志而負之乎夫如是則朝廷之義豈不甚勝而彼之德我豈不甚重歟又詔旨以謂若一切拒之慮為他國所有臣觀邊人之性以種族為貴賤故部酋之死其後世之繼襲者雖離稚之子亦足以服老長之衆何哉風俗使之然也秉常父子有國綿久國人歸心焉今諸路謀者之言雖曰秉常之死不明梁氏之族侵擅國事此特目今之勢然耳若得遂能滅李氏之宗而有其國則臣未之信也蓋一國之衆豈無豪傑推李氏族子以主

其國者乎豈遂甘心為梁氏臣屬乎臣以謂使李氏遂有絕滅之禍尚當爭奪反覆屠戮相仍曠日持久然後定也夫困獸猶鬪者冀其或生也彼有力者方互為爭奪各將以衆自守乘隙而奮觀興而動大必并小強必吞弱縱未能統一諸部豈不能據一隅以自全寧願束手為他國臣乎固知他國未能遽有者斷可識也借有亡命避患而他附者不過遁逃之餘種耳顧何足道哉夫邊人內相吞并者中國之利也若天祐聖世遂死此

羌卒至離析凡力等而勢均者各據土地自為一部則
於是時庶幾有思附大國者矣雖然大河之南橫山之
地必附於中國大河之北賀蘭之封必附於契丹酒泉
武威之地必牽於西域蓋勢力遠邇之異也昔呼韓裂
為五單于匈奴分為南北庭自是漢之邊堠遂無匹馬
之蹤我之所利正願如此故臣所謂在朝廷今日惟宜
安靜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者蓋此也中國者禮義之
所由出也臣願朝廷靜占往鑒處以禮義參稽古昔無

蹈後患深勅諸邊將吏使積粟養士勵兵戒嚴從容無
為坐觀其變應夏國酋領及部族生口有欲歸漢者並
依前降詔旨一切約回決無收受以全中國尊大之體
以破邊人反覆之謀如此則詔旨所謂目今邊情向去
利害臣愚妄意竊以為盡之矣若夫一得一失小利小
權私己喜功為國生事者非臣所知也伏惟聖慈深賜
省察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十月己亥禮部言占城國進奉大使布靈息
弛琴滿麻勿等乞續進方物從之 戶部言京都商稅
務取酌中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貫
七百二十八文立為新額自元祐二年為始從之 河

東路轉運司言上供錢物惟三路不起發蓋沿邊費用常自朝廷應副比之自京支降可免往回船運之費今本路封樁禁軍闕額請受請立法止於逐路樁管如有不可停貯物即令提刑司變轉見錢封樁從之

庚子端明殿學士光祿大夫范鎮落致仕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

鎮加端明在二月十日己巳此十月二十二日乙巳又降

詔

大理寺言被旨根究軍器監先乞市軍器物料度僧牒為錢計一十三萬緡而所差變買奉議郎劉仲昕

等販易欺弊事連前軍器少監蔡碩請攝仲昕碩等參

對從之

二年二月十六日斷

金部員外郎穆衍充夏國祭奠使

詔曰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維爾先人世修職貢訃音忽

至愍悼良深想與諸臣同增悲慕惟忠可以保國惟孝

可以得民各祇乃心以服朕命

嗣子乾順政目於十月十六日書故夏國主秉

常奏又於七月十日薨十一月十四日并二十四日可考

辛丑都大提舉成都府等路權茶蕪陝西等路買馬黃

廉言按元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并八年十二月七日

朝旨應緣茶事於他司非相干者不得關預設使緣茶
事有侵損違法或措置未當即未有許令他司受理關
送明文深恐民間屈抑無由申訴乞止依海行元豐令
監司巡歷所至明見違法及有辭訟事在本司者聽關
送應緣馬事亦乞依此從之 荆湖北路轉運司言準

勅刑獄兵甲賊盜事悉委提刑司又準朝旨諸路轉運
司兼管賊盜本司如巡所部有器械損壞合行修整以
致盜賊緩急差撥兵甲若須候移文提刑司恐後時別

致敗事欲乞兵甲許本司通管及遇巡按應甲仗庫軍

器亦許點檢施行從之

新削去

侍御史王巖叟言伏見

除知汝州章惇知揚州命下累日物論喧然以為未允
伏讀告詞又不為經明堂恩需直是無故寵遷臣愚不
解此意按惇以跋扈之材懷怨望之志肆行無禮悖慢
兩宮若正典刑自當誅殛陛下大度涵容不加深罰但
罷機務與之一州又汝海善里王畿近藩物物便安非
為貶所罪大責輕公議已稱其太幸豈可曾未數月遽

易大邦况大臣降黜例是經年方有移命又須考得罪之情重輕何如亦未必經年使得易地搢紳士大夫皆云惇之凶慝不獨公卿大臣皆所忌憚而朝廷似亦畏之甚可恠也臣竊惟皇帝陛下春秋方富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帟尤當嚴命令肅政刑立之風聲以重朝廷之勢不宜浸開姑息稍自陵夷以弱天子之威也臣恐自此增強臣慢上之心長羣惡欺天之意非國家之福爾伏望聖慈深察臣言特加裁處貼黃稱惇告詞中不

言以恩移郡必是非久別欲引恩加之職名以悅其心

乞陛下特賜省察

惇知揚州在六月庚寅二錄皆不載巖叟言章當考

左司諫朱

光庭亦以為言

壬寅

十八日

詔章惇依舊知汝州

十一月二十四日提舉洞霄宮舊錄云光庭言

惇在樞密府於薦前惇慢失人臣禮責官未踰年遽移大郡竊恐遷陞無名假借太甚乞罷揚州新除以協公議詔章惇依舊知汝州新錄因之當求光庭全章增入章惇女婿竇訥作惇行狀云自汝州移知揚州行至國門以言者攻罷復還汝州巖錄惇傳但書罷樞密知汝州提舉洞霄宮漏移揚州一節不書疎略特甚

先是左僕射呂公著等以惇父老且自政府罷既經赦

宥故遷之便郡又欲以次甄叙諸放逐者使各不至失所既而言者交章謂惇不宜遽遷語侵執政太皇太后

怒問主惇者誰耶公著前對曰衆議也時惇子

宋朝要錄惇子

持勾當京西排岸司

又上書為其父訟寃且侵執政詔併責之公

著曰子之為父何所不至乃止惇被命將至國門詔追揚州勅復遣歸汝州自是當叙復者皆稍難矣同知

樞密院范純仁言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惇父年將九十因明堂恩需之後欲請除一鄉郡使便其親臣但見

其可裨仁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為當然繼而聞三省奏
上陛下即賜允俞臣以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年之親
不錄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贊聖德以謂自
古臣子無如今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陛下遂寢前命
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
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
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
者致煩陛下宣戒勅諭丁寧微臣固宜佩服聖訓然有

未盡之懇亦當罄竭敷陳方陛下急於求治之時是臣
子知無不為之際豈宜顧慮形迹搐縮周防今所用大
臣多是老於患難陛下獎之使進尚恐心志不銳思慮
太周若更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陛下
愛惜諸臣則為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却恐事無所
裨蓋人臣以匪躬自信為難掩阿固寵為易若今將容
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間希意顧望之人翻為得計甚
非朝廷之福臣昔見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疑凡

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
放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
紀綱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況陛下方稽仁皇
之治聖度如天從諫不倦任賢不疑錄人之功忘人之
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便垂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
糾其誤謬侍從罄其論思羣臣一德一心陛下無事自
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幸甚
凡人於富貴功名皆願乘時早立近用二三執政年皆

六十已上或七十正是餘年無幾今幸遭逢陛下行堯舜之政擢居近輔可謂千載一時不於此時攀附神聖早立功名不知更待何日豈肯別懷顧望阿徇他人自取上疑以招危辱在常情且無此理況陛下以公望選擇之人哉其間或有進人不敢太速責人不敢太深者不過謂或當循致不可黑白太明却恐扇成朋黨害陛下和平之政耳萬一因此恐有間言誤陛下不細又蒙宣諭譬如人家尊長所怒之人卑幼豈可輕易寬解臣

愚以謂不然蓋人主之量當如天地無所不包衆人所
欲進退則人主從而行之所謂舍己從人使無喜怒好
惡之迹不使姦人測見意旨別生讒間以惑聰明古今
盡然商鑒不遠惟陛下稽察唐魏徵有毀其阿黨親戚
於太宗者帝使溫彥博責徵以不避形迹遠嫌疑徵謝
曰臣聞君臣同心一體豈有置公義事形迹若上下共
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誤矣以此可
見自古君臣之間不當更事形迹此陛下之所熟聞臣

敢引而言之

承奉郎勾當京西排岸使章持狀奏臣伏聞父之於子雖有過而不忘教誨君之於

臣雖有過而不失禮數蓋恩義之施不得不然也臣子之於君父雖數如責而不敢自棄蓋有所受而無逃於天地之間也臣雖至愚且世荷國恩豈敢自棄是以不避鉄鉞之誅而冒昧自陳竊以臣父博向因議論遂致詔言乃蒙聖慈不加深罪出守汝海非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照察保全之則使羣言得逞將何所不至深恩厚德何以論報比奉告命移守維揚竊讀訓辭謂使不失親庭之便臣祖父俞年八十有七矣祖孫父子所以感戴恩德者又宜如何哉此蓋陛下以堯舜之仁天地之施以優禮遇大臣而恩恤其私命下之日使臣輩感之極而不知涕泗之隕也今聞傳言追寢前命臣未知朝廷所以追寢之意臣竊以揚州雖大藩然自郎官皆可以為守以臣父處之即汝州與揚州亦何所異蓋是朝廷因大禮推恩欲使奉親庭之便且以廣朝廷孝

治之意今之追寢必有誤聖聰者此臣所以不得默然也臣竊以近事比之臺官王巖叟父荀龍自棣州移澶州衆人皆未知所以移之之意在朝廷以澶棣二州有何所殊在荀龍於人材之中甚號闢兄如此等人物陛下必不盡記其姓名是皆執政進擬緣荀龍家在懷州即澶州甚為近荀龍當進呈之時豈可謂欲使便其私舉此事足以見執政與臺諫官互相交持以欺罔陛下而朋黨相結之固也陛下施恩惠優遇大臣欲使臣父便其私則不可也而執政臺諫互相結託乃可行其私伏願陛下詳察其情又緣臣父在汝州近因行氣間風倒門扇驚致左右手足麻痺在假不領州事臣方得此報人子之心遠聞親疾憂惶無地見乞朝假往省又聞朝廷有追寢之命臣憂惶所以不敢不言者竊恐臣父所患未得便安及追寢之命未到間或已離次雖復還任必不能領職於事理度之雖欲求間即恐朋黨之人又從而造為巧言以欺罔陛下臣父必不自辨致陛下

不能無疑也臣又維國朝所以待前執政恩數甚重設雖有罪猶謹行之豈容推恩移郡而言者輕視國體回大勢如反掌耶祖宗故事事臣雖不能熟聞計必無此例蓋緣臣父稟性剛直疾人之非無所容忍竭力向公不負朝廷每為同列所畏忌而言者欲以深結執政用事者故必極力攻此所以深結於彼伏願陛下察臣之言而驗之已事竊聞言者以謂臣父向在樞庭簾前悖慢無禮全失大臣之體且臣父所論皆緣公事豈有人臣自非病狂而敢悖慢無禮乎設或論議之間過有訐直形於言者不過如汲黯朱雲而已以漢武帝尚能容汲黯成帝尚能容朱雲而陛下之聖豈不能容哉且如言者所云悖慢無禮全無大臣之體若謂悖慢無禮豈止失大臣之體而已其言無禮就此可見且天子不可無諍臣臣父以議論得罪陛下不加重責而矜貸之今又移以近鄉之郡使便親庭是陛下聖恩甚厚而朋黨之人曾不能推廣聖意使天下之人咸知聖德之寬大反

以朋黨挾情相疾用縱橫捭闔之術以悖慢無禮為說欲以激怒陛下此尤在陛下深察其情也古人以謂巧詐不如拙訥樂羊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蓋樂羊之有功巧詐也而終以見疑秦西巴之有罪拙訥也而終以益信臣父之得罪蓋以拙訥比者維揚之移道須過闕朋黨之人恐因賜朝見之際有以感悟發其姦終以拙訥而陛下信之故力為蔽障乃不知臣父命未下之前先以卧病不能視事此臣又恐陛下未深照其底裏也臣雖至愚服膺茂訓粗有知識仰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恩厚德所以愛育元元革弊興善無所不至誠堯舜之用心也而朋黨之人沽名掠美朝廷行一善事更相推揚皆掩有之小民無知歸譽私門而不知為陛下之德臣竊疾之伏願陛下臨照羣情總持權柄無使朋黨互相交結弄權自恣蓋朋黨上下相應善為蔽欺凡執政用事者所欲必為使言者發其端言者之所陳執政者行其事相為表裏公議壅隔肆

為欺罔不可不察此臣所常欲言而恐言之輕不足以
感悟天聽古人以為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
外遠於萬里蓋萬里之情行者百日而可聞朋黨比周
蔽匿情狀終不復知正謂此患也方今朋黨之患在于
言路之不廣且朝廷補諫員任臺官其數非不多而臣
以謂言路之不廣者蓋所任臺諫之人皆執政用事之
黨凡有所言唱出一口則雖十數人猶一人也夫以太
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之聖從善如不及納諫如轉圜
而言者不知所以圖報反敢肆為欺罔向黨背公臣所
以深病之頃者司馬光薨之後既大禮假閑垂簾之始
日諫官全院皆轉或別自外來或內超除是豈非用事
者欲引黨賁恩乎言者曾無及此他時有美除若非其
黨言者必有彈議若除臺諫曾有人言是以所除之人
皆其黨是臣所謂言路不廣也古者使公卿至于列士
獻詩替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
規古者言路之廣也如此今者臺諫之人與執政用事

者結而為一苟有闕失朝廷何賴焉伏願陛下鑒其悃誠赦其狂愚而詳察之幸甚貼黃稱乞留御府燕閒之間詳賜省覽章持奏狀雖姦言不足錄然要見當日事因附注此王巖叟朝論云太皇太后謂持言執政欲陷其父今奏狀乃無此當考王荀龍自棣州改澶州政目在十月六日寔錄不書是日十月十八日御

史中丞兼侍讀劉摯侍御史王巖叟同入對摯先進前

謝侍讀之命

八月十二日
摯兼侍讀

宣諭曰以卿有公望故用卿

就箔前四拜巖叟即前謝侍御史之命宣諭曰以卿有材德故任卿摯先進劄子乞罷武臣試換文資法讀訖巖叟進劄子論聽言與用人二事又讀摯奏差役事近

甚有人動搖乞陛下守定差法嚴叟曰司馬光上章復差法非司馬光所造之法乃是祖宗百餘年行之已便之法祖宗時人情熙熙天下安治只以行此法後因王安石誤朝廷行雇法遂至紛然祖宗法莫此最好又曰今只爭差字雇字願陛下既定差字便是祖宗法也摯又曰自陛下用司馬光天下弊事十去六七今但修完勿便移改此人無毫髮私太皇太后曰可惜此人公正無毫髮私國家不幸摯曰司馬光雖沒太皇太后如此

至公誰敢為私昨罷章惇知揚州甚合公議太皇太后
曰章惇昨來得罪為無禮豈可便移摯曰應是失勘會
太皇太后曰應是差錯前時問他執政來不知誰主張
云為其親老太皇太后曰若大辟罪人為親老不成不
償命對者曰於法父母八十無兼侍亦貸命摯曰國家
典憲於大臣不說如此巖叟奏曰若歲月合移及若告
詞引明堂恩需則自不消論應曰極是極是豈可纔半
年便移又曰其子章持者亦上書言執政陷他父故除

揚州今日三省進呈來呂大防言臺諫官又言執政取
悅章惇其子却言陷其父太皇太后曰他乞留中却與
降出教他執改革知摯曰小子狂妄敢如此摯遂言曰
臣等有一事欲奏陳此事體甚大嚴叟曰緣為今來修
神宗實錄須要合辨明摯曰此事太皇太后陛下合記
得不知當日英宗立為皇子是至和間已定邪直至嘉
祐六年方定邪不知宰相是何人太皇太后曰宮中必
知是韓琦已前文彥博富弼輩雖曾言只是乞選宗室

賢者幾時敢指名巖叟奏曰既陛下分明知得此事子細不勝幸甚摯又叙王同老上書之由遂展讀連銜一章巖叟奏曰文字頗多願陛下少垂聖聽讀至半又曰大臣言者豈敢指名只是乞選立宗室耳至宮中嘗養二子又曰一人名宗實昭成太子之第二子仁宗嘗與韓琦言道較純厚後又曰韓琦之功更不說也見說富弼沒膽不敢做神宗只稱文彥博不言有乞建儲之功不謂曾指名也神宗一子與韓琦做親便為報他功也

又曰今為修實錄須瞭好進取入來摯與巖叟皆奏乞
陛下宮中子細看巖叟又曰此事若明韓琦雖在九泉
無所恨摯又進曰今正人端士少小人多乞選正人在
朝巖叟又曰正人盛則小人消正人不厭多太皇太后
曰正人可知不厭多正人多則小人自出頭不得也巖
叟又曰先詔諭令二三老臣多方進拔正人摯曰二三
老臣亦必體朝廷不敢私太皇太后曰只為近日差除
中也則惹言語摯曰此小須有臣等不敢放過摯又奏

曰臣曾薦數人已蒙用一二餘更望採用又諭曰卿等有正人但奏取入來又曰不拘甚事但事事言來親從指使徐全崔吉郭安並為御前忠佐步軍副都軍頭以全等逮事神宗皇帝于東宮故也 熙河經略司言乞

將新復呿嚙川一帶地土依舊令定西城招置弓箭手耕種從之仍許于從來已耕占地內耕種不得更有侵展別生邊事 右司諫王覲言臣竊聞諸路州縣頗有役人數多而鄉村等第人戶數少差役不足者目今雖

以次第人戶相兼差足將來役人年滿難得人戶承替及雖有人戶可作三兩番更休充役之處亦是經隔年歲不多其中等人戶應役既頻則其力必困議者患之臣竊以為不然其弊有自來矣議者或未之知也伏緣差役之法本朝行之百餘年未嘗患人戶少而不足以充役也至今日而患之蓋助役免役法推行之初天下州郡皆先會一年雇役及寬剩錢之數然後賦之於民也賦於民者不可無法而且欲其均又必會其民家業

之多寡為緡錢而率之其法大概曰一州雇役及寬剩
歲用錢若干一州之民家業錢若干即家業錢每貫歲
出免役錢若干而歲計足矣法雖如此而民財卒不可
以得其實則必至於搔動而民情之所甚不悅者如手
實之法是也故州縣之吏莫不以為雖盡得家業之數
其賦於民者足乎歲計而已耳徒致民情之不悅也雖
少得家業之數其賦於民者亦足乎歲計而止焉乃可
持虛名以悅民情天下之所謂家業錢者或十得其一

二或十得其三四寬於此者固不可勝計密於此者未
之有也不惟如此而已州縣又有先集等第人戶使各
承認逐戶合納免役錢數既足歲計矣然後令供通家
業而告之曰家業錢每貫當納免役錢若干今某人歲
納免役錢若干即當家業錢若干貫矣彼人戶乃具狀
供析家業以取合所納免役錢之數則家業十得其一
二者又加少也既用家業錢以定免役錢之多少則所
謂等第者無所用之而等第之民又不可廢故郡縣之

吏皆於家業帳內率意妄說曰自家業若干貫以上為第一等戶若干貫以下為第二等戶至五等十等皆然也其等第既公私皆以為虛名矣然小民之情終惡為近上等第則州縣之吏亦何惜更以虛名而悅民故天下州縣之等第除上等戶物力顯著難以退減之外其自中等而入下等者可勝數哉此臣所親見也今州縣徒用前日不實之等第而差役則人戶之可以應役者至少又何足怪耶臣愚以謂欲天下鄉村應役人戶稍

多得以更休而不困即須告詔天下郡縣使重定等第
令頗得其實則力役均而論者之所患者不足以為患
矣惟聖慈詳酌施行貼黃言免役法根究人戶家業以
緡錢率之又官司有故為假借之意故難得其實今鄉
村人戶只是分為五等推排家業之大概易得其實也
兼等第亦不須特行排定緣著令鄉村三年一次造簿
只可申戒州縣遇依條造簿年歲子細推排等第不可
漏落堪任充役之人隱在下等以致中等以上人戶數

少差役不均庶幾等第漸次得實不為差役之害

觀自注云

十月十八日今附本月日行與不行當考

乙巳賜范鎮詔曰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鷲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黃髮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已降勅落致仕除卿依前光祿大夫充端明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詔到日可起發來赴闕

十一月十二

十四日改崇福宮舊錄于十月二十一日全載召鎮詔書乃蘇軾所撰新本削去但書落致仕依前官職兼侍讀提舉中太一集禧然十六日已具官職此亦不須重出今從舊錄全載詔書舊錄全載此詔書必有謂當考范祖禹勸鎮勿出附十一月二十四日戊寅

丙午興龍節權罷上壽止拜表其尚書省賜御筵并宴依坤成節例從禮部言也 又詔殿前司均容直十二

月九日皇太后生辰許依例入內進表納香合

新無

又

詔工部檢計修舊尚書省為貢院仍令踏逐別試所試

院新無三年正月十九日就太學試
禮部進士然則貢院竟未成也

左右司言六曹

及不隸六曹官司得旨施行事應立法者自來立別條
本省議奏取旨施行內非緊切者制勅庫房類聚半年
一次具冊取旨頒降顯是重煩欲乞今後申請事件並
先次行下應立法者候立到條干罪賞者覆定申省依
限付制勅庫房看詳取會改修類聚半年一次具冊取
旨頒行有取會赴期不及并在六月十二月二十一日
已後申前到者於後次入冊從之

丁未戶部言制置發運司奏江淮荆浙六路州縣場務

舊日賣礬並據人戶取便赴官收買後來發運司奏請
並依河東體例許令染店并襍賣鋪戶結保預買一季
礬貨頗有抑勒追擾之弊欲乞令江淮荆浙六路礬依
舊從人戶取便赴官收買從之

新錄刪舊錄所載甚略今從舊

翰林

學士蘇軾言臣伏見近日言者以吏部員多闕少欲清
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減任子及進士累舉之恩流
外入官之數已有旨下吏部禮部與給舍詳議臣竊謂
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

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然後
為得也欲乞應任子及進士累舉免解恩例並一切如
舊只行下項一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
義策論如係武官即試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一人
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內已舉進士得解者免
試如三試不中年三十五以上亦許出官應試大義策
論及試法者在京隨進士赴國學在外赴轉運司試弓
馬者在京隨武舉人赴武學在外赴轉運司差官一進

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酌中數目立為定額如所試優長係額內人數即等第推恩並許出官如係額外即並與一不出官名銜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餘六曹寺監等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並委官取索文字看詳有無僥倖定奪酌中恩例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滯留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時務武臣閑弓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士累舉有詞學人自得

出官若無所能得虛名一官免為白丁亦無所恨如有

可採乞降下與前文字一處詳議

是時九品以上注籍左選者數千員法年

二十即仕于州縣為吏謂之入仕議者因此官所以冗者歟乃建言故事年二十五歲即試於銓守選三年然後入仕今官冗請復二十五歲守選之法且使進士特奏名者減其舉數以示恩亟與之官而不使仕則左選清矣歐陽棐以考功員外郎攝令侍郎左選者議曰左選之冗士人之病耳朝廷憫而議之欲利之耳今加五年使守選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他儒人之老于場屋無成者也憫其無成而老故與微官使之需祿而後歸今亟與之而不使仕所謂官者乃虛名耳豈為恩哉是終窮也議者之言遂格此乃畢仲游所作歐陽棐傳或與蘇軾議相關當考八月

二十六日蘇軾上

官均云云可考

戊申光祿大夫集賢殿修撰致仕程師孟卒

己酉左司諫王覲言權知開封府謝景溫崇信妖妄奏

舉嬖妾之兄為引接詔謝景溫分析聞奏仍令大理寺

劾之

御史中丞劉摯劾景溫非治劇才事無巨細皆列於上前景溫本傳可考

尚書省言

承議郎宗正寺丞王鞏奏宗正寺條例皇帝玉牒十年

一進修玉牒官並以學士典領玉牒自熙寧中翰林學

士范鎮等一進之後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類譜自

翰林學士張方平慶厯年進書之後已五十年並無成

書自奉行官制別隸宗正寺官又復累年未果成其神
宗朝以上文字臣近已進呈奉安畢今合修皇帝玉牒
類譜等臣以十年進書之期尚遠恐寺官因循異時復
成曠墜請別立法宗正寺修纂寺書其玉牒官每二年
一具草繳進如會問未足不得過進期兩季類譜等亦
二年一具草候及十年類聚修纂成書進呈奉安如故
事庶幾國朝大典永無廢墜從之 駕部郎中黃好謙
言諸路新招廂軍乞令在營一年方許差出重難去處

從之

新無

左司諫朱光庭言詔書以十科舉士其間不

能無因緣請託之弊所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宜加精

察庶絕濫進仍請申勅中外臣僚盡公擇賢毋或援引

小人詔從之

蘇軾前月末論不須降詔或因此當考

樞密院言廣西經

略安撫使司奏交人入貢後時深慮別致作過乞添差

軍兵防守詔令廣南西路都鈐轄司如體探得交人緩

急欲作過不虛即一面勾押潭州駐劄東南第八將往

桂州駐劄及令荆湖南路鈐轄司候見廣西勾抽將兵

立便發遣並附急遞以聞當議自京別遣兵往湖南補
成仍從京先差虎翼三指揮赴荆湖南路鈐轄司駐劄
以備起發兵將兗那差使候交人入貢即行勾抽

新無

壬子詔神宗皇帝神御殿名曰宣光山殿曰靈德東門

曰啟祐

紹聖二年六月三日改宣光為顯承

廢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劉

摯蘇轍等奏也

舊錄云先帝導洛通汴京師免大河分
流不測之虞諸水中牟管城以助旱乾

不給乃罷之新錄已削去今從新錄按蘇轍三月十八
日又八月二十六日再論此事劉摯亦嘗有言今特書
之

樞密院言昨差供備庫使張楸押賜夏國主生日

禮物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安愈押賜中冬時服近為夏國主卒並令發來赴闕詔夏國主嗣子乾順雖未經封冊緣以曾差使詣闕告哀所有中冬時服特差安愈押賜仍差張楸充弔慰使

十一月十四日

又言臣僚奏乞移梓夔

路鈐轄司依舊在遂州安置詔梓夔路鈐轄司元在遂州昨因蠻賊作過慮報應地里遙遠遷往瀘州近便處置今未可遷徙候三五年邊事寧息奏聽朝旨其瀘州見屯鈐轄司兵馬令轉運鈐轄司相度除合留隨行外

餘可以分減多少指揮於近便處具狀以聞又言夏國
自秉常身死諸路探到立嗣未定酋豪相攻人情不安
所奏率多不同深慮好功立異之人緣此復生邊患詔
令陝西河東諸路帥臣體認累降約束凡事精加採探
務在得實仍誠諭邊吏毋失禦備 刑部言撫州制勘
院勘到江西路提舉常平等事曾孝廉挾私侵越點檢
撫州驅迫知州石禹勤獄死以書諭勘官李桎令重勘
禹勤及奏事不實等罪詔曾孝廉特不以赦原追兩官

勒停送房州安置候叙日未得叙入正官

制勘在閏二月二十四日

王巖叟先有論列乞不用赦原二十八日王觀論市易冒賞附十一月四日

新陝西路轉

運使謝卿材改河北路轉運使

卿材除陝西漕政目在八月四日

新

淮南等路發運副使呂大忠依舊陝西路轉運使

大忠除發

運八月十四日朱光庭云云可考

癸丑戶部言欲乞巡檢知縣兼鹽倉場賞罰並依正監

官法從之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昨者建言太學條制

煩密失養士之意乞下有司別行修立後蒙朝廷選官

置局及今已久未見成法緣所差官各有本職不得專一集議兼臣竊以謂庠序之制教育以成其材獎勵以進其志羣居衆聚略無約束自古以來法之施於學校者其本不過如斯而已然則為今之議無大措置獨可按據舊條考其乖戾太甚者刪去之而存其可行可久便於今日則所謂學制可以一言而定矣若乃高濶以慕古新奇以變常非徒無補而又有害夫職親於諸生而習知其情偽者宜莫如學官也使其因人情利害而

為之法者亦莫如學官也然則安用以他官置局為哉
故臣前日奏請止乞令本學立法上禮部再加參詳上
三省以待聖斷誠如臣言學制成久矣今既置局半年
聚議既稀濶而議官各持所見紛然異同無所折衷學
者疑惑趨向不安欲望聖慈指揮罷修定學制所檢會
臣今年二月十五日所奏止以其事責在學官正錄以
上將見行條制去留修定嚴立近限次第條上取旨施
行所貴因革不失其當法令速成以便學者以述先帝

興學之旨以副陛下造士之意又言古者以議禮之家
名為聚訟今議學制者寔已似之遂致孫覺有狀辭免

伏望詳察指揮罷修定局止令本學刪修條制

五月十二日詔

孫覺顧臨程頤同看詳修立國子監太學條制此章稱
置局半年自五月至十月凡半年也今附十月末摯初
以二月十五日建議至五月十二日乃施行
前章但附五月十二日更不于本日出之摯言高濶

以慕古新奇以變常蓋指程頤也頤所立條制輒為禮

部疏駁頤亦自辨理然朝廷訖不行

頤集有三學看詳
文字凡十五六板

或略刪取然
亦無用也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臣昨準朝旨往成

都府路計會轉運司諭以更改差役大意同共定議見得本路人戶貧富等第高下不均蓋諸縣大半以稅錢多少立為等第有自一貫至于十貫已上或自五貫至五十貫以上並為第一等若各差一役皆二三年一替則富者常幸貧者常不幸又緣中等人戶絕少除官戶單丁女戶寺觀外一縣之役有差一兩番不足處况役人數目已依熙寧後來裁定難更減省今來若不頻差上戶則無以寬中下戶之家雖至相度立法其戶多處

以十二年戶少處以九年為率分作三次總計合役之數均勻定差謂如有一貫稅錢於九年或十二年中合差役一次則兩貫以上者差兩次逐次各一人三貫以上者差三次逐次各一人其稅錢轉多則又增所差之役然於九年或十二年之內三次差役共不過五六人謂逐次各差兩人即非併差五六人仍令私自雇人祇應其一貫已下等第漸低只差縣役一年又其次者差戶長或渡子半年所有第四等徃徃更不應役第五等

則並不差充大約如此風俗以為稍平外餘衙前皆悉
招募以坊場錢酬支重難及出賣坊場只據見今第四
界價直令管押綱運了當人指占承買更不實封投狀
並在本路役法畫一開說差官齎赴闕伏乞降臣此奏
付詳定役法所照會候本路文字到日相度可否施行
又聞近降朝旨出等戶更不差役只令減半出免役錢
諸州縣合役之戶轉少須至差上等戶兼一兩役所
貴稍寬中下之家

此疏不得其時陶以五月入蜀十月
必還朝因附見并當考其從違出等

戶便不差役只令減半出免役錢恐是九月十八日指
擇十二月二十五日詔舊出免役錢三百緡以上戶並
依單丁等戶例輸納與免色役從詳定
所言也恐陶此疏在此詔後更詳之又言臣奉使遠

方察知民間病苦及官政未安凡一十事已嘗具奏其
一乞減瀘州戍兵不示賊以形且省饋運之勞其二乞
不築雅州城以節橫費免於遠方生事其三乞立催科
條約使轉運司與州縣同任其責以戒重歛其四乞添
和買布價以寬民力其五乞減成都機織院小料綾綺
罷監官免勾行人助工其六乞復成都府犀浦綿州西

昌陵井監貴平等縣使民戶力役均平其七乞興州濟
衆監鑄減輕錢庶使疲民不為爐冶所困其八乞詳審
改正蔡勝所減鐵價并所奪人戶鐵爐其九乞開卓筒
鹽井以濟困窮賴其課入可助本路之用其十乞罷興
州青陽鎮銅錫場鹽官以減冗濫凡此十者或陳一道
之利害或指一郡之休戚或議一邑或言一官以朝廷
視之乃細碎毫末不足上裨國論以遠方望之則皆切
近人情最為急務仰惟聖慈願賜采納

是月詔夏國其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寨除元係中國
及西蕃舊地外候送到陷沒人口當委邊臣勘會分畫

給賜

政目係元年十月七日八月呂公著云云可考二年三月末可考

御史中丞劉

摯言臣伏以國之教化出於學校學校之廢興蓋繫師
長故聖人既建庠序必立之官苟非博通經術而有德
行者則不能使學士誠服而心悅之祖宗以來莫不謹
其選任而仁宗慶厯中最號得人如胡瑗孫復石介實
為之首育材之効後世有考焉神宗崇儒重道大建學

制訓發經典以幸多士恩施甚厚今在學者衆多與古
爭盛而師儒之位豈可以非其人伏見國子司業黃隱
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學之政令惟考校課試
遷補職掌最繁獎勵不可不公而隱違法徇私事皆有
狀以致大喧物論多於生員試卷之末妄立詞說出榜
以示衆變棄義理疑惑學者陰附權要獎進浮薄故使
學衆不伏怨情洶洶至有騰為嘲謗之詞者議者謂近
時學官之肆為私枉無若隱之甚者按隱本無術業使

在此官非其所長恐不足以表率士類奉宣教法無以稱陛下首善造士之意伏請罷隱職任除一外官以安學者又言故相王安石訓經旨視諸儒義說得聖人之意為多故先帝以其書立之於學以啟迪多士而安石晚年溺於字說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毋習此二者而已至其所頒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行而兼存未嘗禁也隱微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輒爾妄意迎合傳會因欲廢安石之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隱輒排斥其說此

學者所以疑惑而怨之深也夫安石相業雖有間然至於經術學誼有天下公論所在豈隱之所能知也朝廷既立其書又禁學者之習此何理哉伏望速賜罷隱以允清議而一風俗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臣竊以士之大患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隳喪廉耻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動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黃隱素寡問學薄於操行久任

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書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膚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為介於孔孟及去位而死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為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

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
根之弊則諷諭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
新說或引用者類多出降何取舍之不一哉諸生有聞
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形忿
怒將繩以率歛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於
禮有心喪古人或為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
史書以為美後世仰以為高此固不論其學之是非而
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繫

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為
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
惟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輒廢而諸生為之設齋致
奠又非彭越藥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以法乎
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
事集羣臣而議之隱不詳本末妄為定令揭版學舍謂
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委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
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庶

樂成材乃以斯人為之貳則何以養廉耻厚風俗哉伏
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險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又言大率隱好自任凡考校生員文字多不與祭酒博
士共議意欲徇私向者違條差補經諭不當鄭穆自舉
覺申禮部近日定王適程試高下異論隱輒有申請上
煩朝廷與奪益見其取與不協公論不能稱職也隱為
御史三年無所建明為司業經年職事乖失如此已試
不效徒累名器伏乞量其所能與一外官蓋教化之地

非所宜處 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竊以為京師太學
多士之所聚風化之淵源實係四方之觀法為之官師
長貳者必得行誼端修經術該通之士然後為稱臣竊
見國子司業黃隱自官庠序將及一年考其行則倨傲
自任傾邪無常論其學則暗於經術不燭義理每至考
試諸生不與祭酒博士會議任意取舍高下不協衆心
其於講說經法惟務妄率私見或躐等升補要官親戚
以為榮進之計謗語喧騰至為匿名詩曲以暴其事學

徒縱弛驚佚無節而隱備官長貳曾不察禁自朝廷興
建三舍以來學規弛廢取舍失平未有如今日者也夫
師儒之任以行誼為本經術為輔苟傾側淺陋無一可
取則何以厭服學者之心聳四方之觀聽以副朝廷崇
獎名教之意臣乞罷隱學職量其所長與合入差遣擇
端修該通之士以貳庠序庶幾淵源澄清多士信服又
言臣非具疏論奏國子司業黃隱為人傾側淺陋取舍
升補不參公論行誼經術不足以厭服學者之心乞罷

職任以協衆議至今未蒙施行臣聞為國之基莫重養
士養士之源實出於太學自非德誼學術閎深端厚素
信於士大夫者不足充長貳之職以師表士類自隱初
除學職衆論囂囂已不厭服及既就官講學考校之際
不能推考義理與博士等協心論議專以區區私見排
詆王安石經義安石自為宰輔更張政事誠有不善至
於沉酣六經貫通理致學者歸嚮固非一日非假勢位
貴顯然後論說行於天下其於解經雖未能盡得聖人

之意然比諸儒注疏之說淺深蓋有間矣豈隱膚陋所能通曉此中外士大夫之所共知也又朝廷昨來指揮止禁學者不得援引字說其於三經新義實許與注疏並行而隱學無所主任意頗僻便以為朝廷盡斥安石之學肆言排詆無所顧忌妄倡私說取笑學者又自來差補學職多用衆薦至於考校等第皆與正錄博士會議然後補定而隱傍賣祭酒下茂官屬專率已見及陷附要官進補其親戚以為進身之計妄指博士考校議

論不同以為侵官意欲擅攬取舍之權以逞其欲學舍
沸騰至為匿名詩曲嘲誚百端夫京師太學風化淵源
實係搢紳之觀法而隱學術淺陋取舍不公怨讟嘲笑
流播四方若終使居位何以勸率士類厭服中外之論
臣竊思之隱備官太學近在輦轂所以敢不畏公議陵
驚長屬者誠以諂附貴近恃其陰為之地言者不能搖
動臣前日之言所以未蒙施行者竊意有論議之臣過
為游說以惑聖聽願出臣章疏詢於大廷則是非善惡

必有不可揜者乞陛下采擇論議之最多者斷而行之
以厭中外之心又言臣兩具奏論國子司業黃隱為人
傾邪學術淺陋取舍生員升補學職不參公論事務趨
附權要以為自進之計乞行罷免以協衆心至今未蒙
施行此皆臣愚才驚位下言不足以信於朝廷致陛下
疑於去邪而未果行也臣聞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
者蓋與衆共之而不任一人之私論也自陛下臨御以
來黜陟非一而天下之人皆誦陛下之至聖仰陛下之

至明者以合衆人之公論也今司業黃隱學術淺陋為人傾邪升補不當趨附權勢皆有實狀自學舍生徒以及朝之士大夫莫不共知怨讟嘲笑播滿中外夫見棄於公論而未加明黜此臣之所以拳拳論奏至于再三者迫于公論之不可以已也夫學者之淵源四方之觀法實在太學為之長貳者傾邪淺陋至于如此何以表率士類居風化首善之地願陛下博採公論早行罷免以副衆心奏訖不行

二年八月十二日黃隱乃自司業改鴻臚少卿劉摯十一月四日自

中丞遷左丞其論黃隱不
得實月日姑附十月末

